



秘密软禁

风语



走过

作者 徐向林

张鹏程的老家在镜州，离青州有200多公里。他以前是教师，很有才能，颇得一位领导赏识，遂平步青云，于2006年调任青州市市长，一年前又升任青州市委书记。他就是在任青州市长时与关婉馨相识的。

金鹰国际大酒店离青州宾馆不远，开车不到10分钟就到了。关婉馨下车后，直奔8608房间，那是张鹏程在青州的固定房间。但她敲开房门时，迎接她的却不是张鹏程，而是青州市纪委副书记何亚男。关婉馨与何亚男打过几次交道，他长得胖墩墩的，大圆脸、小眼睛，极会办事，深得领导赏识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张鹏程呢？”关婉馨吃惊地问。

何亚男把关婉馨迎进客厅，眯着眼笑道：“张书记临时有个会，让我先来跟你谈谈。”

“跟我谈？有什么好谈的？”关婉馨没见着张鹏程，再加上婚礼上积聚的坏情绪还没散去，就用极不耐烦的口气问道。

“现在外面的情况比较复杂，有人背后做张书记的文章，张书记很恼火。张书记是清白的，这个情况你比我清楚。”何亚男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关婉馨。关婉馨对于这个消息并不惊讶，早在两个月前，她就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感觉，要不然她也不会匆匆地移民北欧。

关婉馨说：“张书记的能耐大着呢，岂是几句闲言碎语就能扳得倒的？”

“说的是呀，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又是敏感人物，张书记听说你回到青州，很是震惊，特地嘱咐我来跟你聊聊。这几天你千万别再抛头露面，到时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秘密转移出青州。”

关婉馨掂得出事情的严重性，但张鹏程避而不见地使她极为不爽，于是冷

哼一声道：“何书记，你算代表组织上跟我谈话，还是给张鹏程当说客？”

何亚男依然笑脸相迎：“代表组织也好，代表个人也罢，我奉劝你一句话，大家都坐在同一条船上，外面风浪很大，把船打沉了，谁也跑不掉！”

关婉馨又冷哼了一声：“你不配跟我谈，让张鹏程直接跟我谈。”说着，她欲推门出去，不想门外早有有两个粗壮的小伙子挡住了去路。

关婉馨被软禁了。她打张鹏程的手机，手机虽然开着，却始终无人接听。看来，张鹏程是故意不接她的电话，关婉馨心里一阵悲凉。

两年多以前，具体地说应该是2006年6月28日，关婉馨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，那是一个给她带来短暂荣耀却也是痛苦启幕的日子。那一天，青州中医院来了一名特殊的病人，由院长何正亲自陪着来到中医理疗科。来人气宇轩昂，举止斯文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看上去有40来岁。

何正把这人领到关婉馨面前，先向人介绍道：“这是小关医生，咱医院的院花，人长得漂亮，医术也高。”中年人朝关婉馨点点头，一双眼睛怔怔地盯着关婉馨，好像大赛评委盯着台上的模特一样。这种眼神让关婉馨感到很不舒服，她不得不绷着脸，垂下头。

关婉馨的冷淡让何正惴惴不安，他悄悄地拉拉关婉馨的衣角，对她说：“这是咱青州的张鹏程市长。张市长为了青州的经济建设日夜劳累，患上了腰间盘突出，你得拿出看家本领替张市长治治。”

关婉馨听了何院长的话，觉得有些刺耳，不服气地反问：“何院长，照你的意思，我给别人看病就没尽力？”

“你怎么说话呢？”何院长很尴尬。

张鹏程在官场上沉浮多年，什么场合都见过。他立即打圆场，指着何院长说：“老何啊，我本来就想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病人来看病，你非要带我过来，怎么着，碰壁了吧？小关医生说得对，该怎么看就怎么看，官员有级别，这病可没级别，我是正厅，总不会我这腰间盘突出也是正厅级吧。”

他的一番话把何正说得面红耳赤，关婉馨却“扑哧”一下笑出声来。她觉得张市长为人还挺风趣，就说：“张市长，别人都说你不苟言笑，电视和报纸上都不许留影，我看你的幽默细胞蛮多呢！”

“哈哈，坊间的传言几乎把我当成‘张老虎’了，其实要是不当这个市长，我该去做赵本山的徒弟。”张鹏程调侃道。何正见气氛总算融洽了，自己虽然闹了个大红脸，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老孙征用了石永伟的办公室，在这里设了临时指挥所。此刻，他正对着一张标有陈家鹤假宿舍的被服厂平面图，紧锣密鼓地布置行动：安排一组人在外负责巡逻、监视，小林则被安排在陈家鹤的“宿舍”里恭候敌人出现。

这时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是陆所长打来的，问老孙准备得怎么样。听老孙说准备得差不多了，陆所长告诉他：“我怕你那里人手不够，又从三号院调来了一个班的兵力，他们马上就到，全部交给你用。”老孙喜出望外，连声说好。

老孙知道，萨根亲自来作案的可能性不大，要把他揪出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抓活的，让他们“狗咬狗”把他咬出来。放下电话，他踱出办公室，来到大门口。

郊区的夜晚格外宁静，夜风中充满了山野的气息和庄稼成熟的香味。老孙没想到，他带着那么多人，守着敌人可能出没的每一个地方，接连守了两个晚上，被服厂内外都风平浪静，不见敌人出动。

第三天晚上，天气晴好，一轮满月高悬空中，把被服厂周围的道路、田野照得亮堂堂的。坐不住的陆所长从五号院赶到被服厂，对着满地月光哀叹：“天公不作美，看来又要空守一夜了。”

老孙带着他去陈家鹤的假宿舍，说：“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我们的意图？”

“会不会是惠子……”

“她下不了手，”老孙说，“你不是说她和陈家鹤很相爱吗？”

“如果她跟萨根是一伙的，那么这种相爱就是假象。”

陆所长突然停下来，望着远处被树影罩得黑乎乎的陈鹤“宿舍”，思索道：“那天你说她和萨根一起来被服厂找陈家鹤，我由此认定惠子就是间谍，但后来，我又有了新的想法。”

“我一直在想，”陆所长说，“如果她和萨根是一伙的，他们就没必要找汪女郎假冒陈家鹤的妹妹去邮局打听地址，她完全可以亲自去。她出面比谁都合情合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”

“可……如果她跟萨根不是一伙的，怎么会和萨根一起找到这儿呢？”老孙皱着眉头说。

“她有可能被萨根利用了。”陆所长心事重重地说。

老孙犹疑地看着所长：“难道你认为惠子不是间谍？”

陆所长说：“也不能完全认定，看以后事态的发展吧。我想，这次行动无论如何都会有个结果的。”

陆所长料定今晚敌人不会有行动，对老孙交代一番，走了。老孙回到办



作者 麦家

公室，一支烟还没有抽完，小周就从外面匆匆闯进来，说刚才被服厂西面的树林里突然溜出两个人影，分头顺着围墙在磨磨蹭蹭地走着，那样子不像在散步，也不像在偷窥什么，倒像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。

老孙看看小周，笑道：“难道今天晚上会有行动？走，看看去。”

刚走出大门，城里突然传来空袭警报声，“呜啦呜啦”地升上天空，打破了深夜的宁静。小周跺着脚朝天大骂：“狗日的，真是要遭天杀，晚上还来轰炸，疯了！”

老孙看看天空，警觉地对小周说：“你快回到岗位上，通知大家注意，敌人可能是通了风的，就是想趁空袭之机来作案。”

小周迅速离去。老孙又回到办公室，准备给三号院打个电话询问情况。电话还没打完，头顶已传来飞机的引擎声，老孙迅速挂掉电话出来察看，发现有两架飞机在附近高空盘旋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院子西边的田野里突然传来尖厉的响声，停落在被服厂上空，爆出一大片雪亮。

——是照明弹！

紧接着又是一颗，在东边升起。顿时，被服厂和附近的树林、山野被照得亮如白昼。随着照明弹升空，飞机的引擎声明显地往这边扑来，可以想象飞机在迅速地往这边俯冲。照明弹落地之际，黑暗中，一条火线顺着被服厂的围墙燃烧起来，火线越拉越长，火苗越烧越旺，熊熊火光像一条火龙将被服厂牢牢“箍”死。转眼间，两架飞机就从夜空钻出，朝着已被火线包围的被服厂俯冲下来。

副刊

电话: 65233688

Advertisement for 'Buy cars, look at cars, go to the LuoYang Net car channel, information is true, most valuable' with a car image and website URL.